

隔梦 相爱

The Only Moment
We Were Alone

冯源 著

隔
梦

The Only Moment
We Were Alone

相
爱

冯源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梦相爱 / 冯源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54-5482-9

I. ①隔…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663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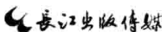
隔梦相爱

冯源 著

出品人 | 郭敬明
选题出品 |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 阿亮 痕痕
媒体运营 | 张银铃 李楚翘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责任编辑 | 赵萌
助理编辑 | 刘栋
特约编辑 | 一梨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设计师 | 鹿子
内页设计 | 鹿子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 7.5

版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140 千字

定价 | 24.80 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P233



后 记

P225

P187

P153

P123

P097

P063

P037



梦境时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隔
梦

The Only Moment
We Were Alone

相
爱

冯源
—
著

献给还相信爱情和奇迹的你们



过去时

P025

P051

P089

P112

P143

P173

P213



现在时

P011

P043

P073

P106

P133

P165

P203

P229

P233



后 记

P225

P187

P153

P123

P097

P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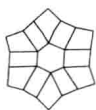
P037



梦境时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
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
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现在时

他换了一身看上去较体面的衣服，胡子整齐而浓密，戴着一副黑框平光镜，提着一个旧棕色的皮包，站在一家私房菜馆门前，玄关处透出的昏黄灯光映衬着他墨蓝色的棉麻衬衣，他的右手插在裤兜里，左手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脯，一下又一下，节奏不徐不疾，他每拍自己胸脯一下就跟着咳嗽一下，那咳嗽声显得无力羸弱，像是奶牛挤不出奶，但他仍然使劲咳嗽着，像是在思考什么，他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在他来到这家私房菜馆之前，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静坐着，不开灯，整个人浸泡在黑暗里，无法分清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即便是眨眼也丝毫看不到，他的眼睛和他身体的其他器官都已经成为了黑暗的一部分，他呼吸均匀，周遭没有任何声响，能清楚听到他的呼吸声，感觉像是张弛有度的水母在游荡。

他的右手旁是一块十公分左右的磨刀石和一把枪，他不知从哪儿摸出来一柄匕首，在磨刀石上磨了起来，一下一下，听上去应该是四三拍，丝毫不紊乱，那声音就像是刀刃对磨刀石的爱抚，宛如吴侬软语，低沉缠绵。过了大概五分钟，他停了下来，缓缓起身，在黑暗



中换好衣服，把匕首和枪塞进了一个皮包里，打开房门，临走前他把手放在电灯开关上摸了摸，停滞了大概几秒钟的时间，依然未开灯，径直向外走去。

他走在路上的时候想起来今天还没给自己的心理医生打电话，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打过去，他患有后天形成的情感缺失，他感觉不到正常人应该有的喜怒哀乐，他的一切都是麻木的，但他正试图让自己好起来，与自己斗争到底。

他并不擅长参加饭局，其实在他心里是抵触的，他不太适应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心理医生建议他多去人多的地方待一待，试着和人去交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谈个恋爱。

他走进约定好的包间，他是最后一个到的，其他两个人已经恭候多时，那两个人丝毫不介意他的姗姗来迟。两个男人身材魁梧，穿着同样的黑色西服，头上没有多少头发，硕大的鼻梁上架着雷朋墨镜。他面无表情地坐在那两人对面的位置，把随身带的皮包放在脚边。

两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给他倒满酒，桌面上有一盆香辣蟹和一盘温拌海参，被这两个菜围起来的是如拳头大小的一盅佛跳墙，其中一个额头有痣的男人把一个黑色公文箱放在了桌面的一侧，那男人打开了箱子，里面都是百元大钞，看上去像是红海。

“这次要杀谁？”他淡淡地说。

“这次不是杀人，而是让你去抢一个地方……”额头有痣的男人开了口。

“哦，这样子啊，抢哪里？”他把面前的箱子合上，看了一眼对面的两个家伙。

“福彩中心的保险库。”

隔壁一桌是正在叙旧喝酒的四人，三男一女，一个男人瘦瘦的，腰间别着一副手铐，看样子是个警察，他叫周牧音；另一个男人脖子上挂着很粗的金链子，梳着背头，脸部棱角分明，英气逼人，他叫陆飞；



第三个男人下巴留着山羊胡，戴着一副无框近视镜，叫章米；那个女子叫易闻希，留着披肩长发，并未刻意打理，像黑色瀑布倾泻下来。

“周牧音，还没有彭宇的消息吗？”易闻希用手指敲打着手里的酒杯说道。

周牧音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并未回应那女子的问题。

“这一过就是十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陆飞往椅子上一靠，长叹一口气。

“行了，陆飞，我看咱们今晚还是不醉不归吧。”章米拍了拍陆飞的肩膀。

“大米，还记得你上学时写的那篇作文吧？”易闻希说。

“小希，你每次都要提这件事吗？实在有些让人羞愧……”章米瞧了易闻希一眼，随即把视线再次落在酒杯口的棱线上。

“你们说，是不是他不想被咱们找到啊？”易闻希把自己的长发往后一捋，端起酒杯示意大家先干一杯，她一仰头就把酒灌了下去，酒杯被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酒杯在桌子上晃动的瞬间像是在传达着另一个世界即将到来的强烈震感，想必有一个世界正在坍塌。

他们并不知道，彭宇正和两个男人坐在他们的隔壁。

“这次做完这单买卖我打算退休了。”彭宇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酒杯晃动着，像是孤独的芭蕾舞。

“我会传达给老板的，你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组织的人，没必要跟我们说，你是自由人。”额头有痣的男人郑重地说道。

“我只是不想让你们日后再打电话骚扰我，提前说好。”

“是这样，我会准确传达你的意思给我们老板。”

“所以，我这次要的抽成要提高一些，两百万。”

对面两个男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男人走出包间，掏出手机按下一串数字，他们的老板很低调，行事谨慎，不让他的小弟们存他的手机号，随着“嘟嘟”几声响，电话接通了，那男人把彭宇刚才说的话说了一遍，只听见电话那边破口大骂：“浑蛋，无能，废物。”只有